

● 港台文叢

語誰脈脈

MOMO
SHUIYU

嚴沁 著

海天出版社

I247.5
3095

• 港台文叢

語誰脈脈

• 嚴沁 著

海天出版社

中國·深圳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492344

责任编辑 邵泰芳
装帧设计 陈士修

书 名 脉脉谁语
编(著)者 严沁
出版者 海天出版社(中国·深圳)
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者 海天印刷公司排版 韶关市新华印刷厂印制
版 次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 mm×1092 mm 1/32
字 数 23.6万
印 张 6 3/4
印 数 1—43,000 册
ISBN 7—80542—027—0 / I·9
统一书号 10382·008
定 价 4.40元

(一)

象往日放学的时候，我驾着车回家。

也许从小养成淡泊的个性，我心中实在没有什么强烈争名夺利的念头。阿姨把我教养成人，供我到美国念书，如今我回来教书，在一家所谓名校教中五的英文。

我从没见过自己父母，阿姨甚至没有告诉我他们的名字，我只知道自己叫蒋雨浓，只知他们早逝。

生活是规律平淡，波纹不生的。

阿姨是独身主义，教养我的责任完成后，她把自己奉献给教会，被派到马来西亚去工作。

我一年才能见她一次，那是她放假回港的日子。阿姨是沉默的人，她不怎么讲话，但对我很好，很好，也许比一个真母亲更好，虽然她只是阿姨，母亲的妹妹。

我不明白自己的身世，也不想问，逝去了的事，问来有什么用？

香港只留下我，和阿姨那幢古老却宽阔的房子。

我把车驶上斜坡，泊好。

我们这斜坡上有几幢形式相同的古老房子，很宁静，很恬适，很自成一国的。

我住在其中一幢的二楼。

美国回来后我一直教了几年书，如今二十九岁，没有特别好的男朋友，也没有想过结婚的事，也许是受阿姨的独身主义影响吧？

女孩子有工作能力，可能供养自己，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呢？

结婚在我心中是件好烦的事，夫妻之间的纷争，各种的儿女问

题——我没意思去淌这浑水。

我认为结婚是淌浑水，很不值得。

当然，有几个男士对我不错，象“齐”，他有良好的职业和家庭背景，是画师，又受过高等教育。他每星期约我两次，我拒绝的时候多。

因为我从没感觉到和他一起有什么享受，无论看电影、晚饭，或夜总会。

或者说互相间没有共鸣吧？

象“麒”，他是医生，人比较死板，心血来潮时会送束花来，却给我东施效颦的感觉。

而且我怕他身上的药水味——也许不是真有药水味，是我下意识的错觉，但我和他合不来。

又象——走上斜坡，我又看见那男孩。

很年轻的男孩，二十一、二岁的样子，头发不长，向后梳，露出饱满的额头和很好看的脸。但他很阴沉，很冷漠的样子，穿一身黑衣，黑裤。

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每次上学或放学回来，总见他斜倚在灯柱上。

他等人？我不知道。

我向他望去，看他眼帘垂得低低的，一股又冷又利的眼光却从缝里射出来。

我吃了一惊。

这男孩这么年轻，怎能有这样冷电般的眼光？

不敢再看，我立刻上楼回家，香港的治安越来越令人担心，即使小男孩也不能不提防。

我在露台望一望，已失去那黑衣男孩子的影子。

刚才一瞥之间，我发觉——他实在是很好看的男孩子，似乎也不象坏人。只是那冷电般的眼光——

我为自己弄晚餐，然后看了一阵电视片集，上床休息。我是个很有规律的人。

(二)

一连好多天我仍是每天早晨、下午遇见那男孩，他似乎是专诚等在那儿的。

等我？为什么？等附近的小女孩？谁知道！

只是，每当我上楼，他就离开了，这——有点古怪，我也提醒自己提高警觉。

可是——良心话，我始终觉得那男孩不象坏人，他对我没有什么恶意。

真的，如果他想打劫什么的，已经可以下手十次了，我是那么准时出人的，又是单身。

但——那男孩引起了我的注意，是老师心肠吧？找个时候问问他。

他不会比我教的那班学生大多少，是吧！

我决定放学的时候和他谈谈，这问题横梗心中很令人不舒服。

还没下课，天上就落起毛毛雨来，春天总是这样的，细雨象粉一样轻柔的洒着，无声无息的，象个沉默却温柔的人，轻抚着人的头发。

我把车泊好，又看见灯柱下的男孩子。

看真了，一条粗灯芯绒的黑牛仔褲，一件黑茄克，头发又浓又密，脸孔——是冷和俊。

他真是个漂亮的小男孩呢！

他没有拿伞，也许站的时间还不久，他看来仍相当乾燥，相当整齐。

我向他走过去。

“嗨！等人？”我问。我尽量放柔了声音。

他低垂的眼帘掀起来，显然是吃惊，冷利的眼光一下子射出来，比平日却添了抹稚气。

他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却没说什么，双手插进裤袋，很拘束的

样子。

“我住二楼，我是蒋——”

“我知道你是蒋雨浓。”他突然说。

“你知道我？”我好意外。

“或者——我教过你？”

很可能，我的学生至少好几百人，但——若他是，我怎能不记得这么出色的一张脸？

“不——我妹妹是你的学生。”他的声音很低沉，很慢，比他年龄成熟。

“哦——是吗？她叫什么名字？”我问。

“何亦涓。”他冷冷的抖动一下嘴角。

何亦涓？我实在记不得是谁，人太多。也许记得样貌，和名字对不起来。

“在下雨，我看你可以到楼梯那边等，”我笑一笑。“这种雨淋不坏人，却也不好。”

“这种毛毛雨是不伤人的。”他说。

我呆怔一下，这是哪本小说里的句子？是吗？这男孩多愁善感呢！

“我上楼了！”我再笑一笑，转身离开。

我的目的已达到，我的学生的哥哥，不是坏人，这已经足够了。

刚要上楼梯，我听见背后迟疑的声音。

“我——可不可以到你家坐一下？”他问。

我再转头，遇到一对真诚、盼望的眼睛，冷利消失，变得热切。

“来吧！”我怎能拒绝一份真诚呢？

我让他坐在沙发上，这是好多年前的老款式，阿姨留下的——这屋子里所有东西都没有改变过。

他显得窘迫又拘束，四下偷偷打量。

这个男孩子，他自动要求来的，我这屋子——很特别？

“喝杯茶。”我递过去。“我还不知道你名字。”

“何亦哲。”他说。

很好的名字，和他的人不配，他太年轻了，或者——再等十年

吧？

“怎么会认识我的？”我坐在他对面，慢慢喝手中那杯绿茶。

“我——看过你，在亦湄学校开放日。”他垂下头。

我很意外，真的。他——来这儿真因为我？可能吗？或是——他有什么事求助于我？

“是不是有事要我帮忙？”我问他。

“不——没有，”他涨红了脸。“完全没有！”

“你站在斜坡的灯柱下等人，是不是？”我问。

他犹豫半晌，点点头。

“我没有看过那女孩，相信一定很出色。”我再说。

“我——想认识你。”他看来鼓足了勇气。

我大吃一惊，想认识我？！

“我不明白——”我摇头。我被这小男孩弄胡涂了。

“我想认识你，我觉得——我们会做好朋友，你一定能了解我。”他说。

“亦哲，我——比你大得多，我是你妹妹的老师，”我忍不住大笑。“不是说相差三年都可能有代沟吗？”

“朋友——没有年龄限制。”他说。很固执的。

“也许你对，”我不想和他谈这问题。“你在做什么？或者，还在念书？”

“我中学已毕业。”他说。

“不继续再念？”我随口问。

“考不上大学，”他皱皱眉，比他年龄成熟的表情。“但是也不想做事。”

“那是不行的，”我立刻说：“尤其男孩子，不做事又不念书，人就慢慢消沉了。”

他不响。

“不喜欢念书？”我柔声问。

“如果你叫我念，明年——我一定拼命考上大学！”他说。激动得脸都红了。

我呆住了，这是什么话？我叫他念？念书为别人？

(三)

何亦哲每天都站在灯柱下，习惯了似的，每天都跟我上楼，回家。

我们只谈些好普通的话，有时也留他吃一顿晚饭，我只当他是小弟弟，或学生，他实在太年轻了。

今天他又留在我家晚餐，餐后的雨越下越大，莫名其妙的令人心烦。

“你每天这么跑出来，父母不管吗？”我问。

他摇摇头，不答话。

因为他的缘故，我也注意了他的妹妹何亦湄，那是个千金小姐，娇娇的，不怎么懂事，放学时有司机来接的。

肯定的，他有良好、富有的家庭，只是我从他身上黑衣、黑裤、球鞋上看不出来。

“何亦湄知不知道你来我这儿？”我问。

我不明白他当我这儿是什么？避难所？

“她懂什么？”他看不起自己妹妹。“黄毛丫头。”

“你也只不过比她大一两岁而已！”我失笑。

“我二十一岁了，”他涨红了脸。“也不是大一两岁的问题，是思想上的差别。我比她成熟得多。”

“我觉得你根本还是大孩子。”我说。

“不是！”他用力拍桌子，被我一句话所激怒。“我不是孩子，你不能这么讲我，这不公平——”

“好，我们不谈这问题，”我点头。“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喜欢来我家？”

他目不转睛的盯着我看了半晌。

“我喜欢你。”他说得斩钉截铁的。

我相信我的神情一定十分“惊人”，因为——太荒谬了，二十一岁的男孩子说喜欢我？这——这——

我听见自己大笑的声音，我也看见他变得愤怒的脸，但我忍不

住，这实在太可笑了。

“不许笑，”他猛然站起来，用颤抖的手指着我。“你不许笑，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我喜欢你，这有什么值得笑的？我——爱你，你不明白吗？”

笑声停止，我以为——我一定会昏倒。

他喜欢我？他还说爱我，这——这简直——

“何亦哲，你发疯了，”我叫起来。“你看了太多小说，你忘了现实生活，你——你——”

我想我是语无伦次，何亦哲也象受了侮辱般，大步夺门而出，一下子冲进雨里。

我呆在那儿，心中千头万绪。

一连三天，何亦哲没有出现在斜坡，也没有打电话来，莫明其妙的，我竟有些挂念他了。

我挂念那孩子，是不是？

他的感情丰富，幻想很多，他把我放进他的幻想世界中，硬要我扮演一角，也不理会适合与否。

我只不过讲了两句，就那么两句，他竟发怒了。是我伤了他，我知道。

他该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不是吗？两人年纪差了那么一大截，而且——

感情应该是双方的。

就算我可以不顾一切的接受他，也要接受得心安理得，也要我对他有感情才行啊！

那孩子不知道感情不能勉强？

我坐在沙发上喝茶，是清雅的绿茶，但是——屋子里太安静，对面没有坐着一个人。

我是在挂念他了。

这些日子来，他倒真解了我不少寂寞，陪我谈话，帮我做点家事。即使他不出一声的坐在旁边，感觉上，我不是一个人，不那么孤单。

生平第一次，我觉得孤单。

雨早停了，天色却依然阴沉，令人心里仿佛有压力。

我倚在露台，很自然的望着那灯柱，没有黑衣黑裤，穿球鞋的

男孩子。

他已不在那儿。他——不会回来了吧？

我轻叹一声，退回屋子。

我也开始“荒谬”了，是吧？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轻叹，我没有理由为一个二十一岁的孩子牵肠挂肚，烦乱不安。

但是——他是不爱回家的，他会不会在外面闯祸？会不会有什么意外？

我有个冲出大门找他的念头。然而，我不熟悉他的一切，不知道他平日爱去什么地方，他有什么朋友，我去哪儿找他呢？去哪儿呢？

或者——他的妹妹何亦湄。

我放下茶杯冲进卧室，希望找到亦湄的电话，这一刻，我居然那样强烈的想见到亦哲——啊！亦哲，那个年轻得象我学生的男孩子。

电话号码找得我鼻尖冒汗，很失望，太失望了，我没有亦湄的电话，我找不到他。

或者，以后都不可能再找到他了，他来得突然又意外，走得也一样突然，意外。

或许这就叫缘，我真怕这么短短的一段缘。

我颓然坐在沙发上，巨大的失望令我心扭成一团，我后悔那天为什么要笑他？令他一怒而去！

不知道坐了很久，急骤的门铃惊醒了我。

是谁？“齐”又来接我去夜总会？或送花的“麒”？我叹息的打开大门，我不能相信，来的是亦湄。

“亦湄——”我叫。老天，我竟有想哭的冲动。

当然我不能哭，亦湄是我的学生，亦湄面前，我必须记得自己的身份。

“密斯蒋。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扰你，”亦湄脸上充满了难堪。

“但是——但是——”

“进来坐，”我让她进来。“有话慢慢说。”

“是——我想请问，是不是我哥哥亦哲近来时常来——麻烦你？”小女孩涨红了脸。

她的问题令我的心剧跳，亦哲不是麻烦我，是陪伴了我。但我自然不能说。

“我常常见到他，他——很有教养，”我只能这么说：“不过这两天他没有来。”

“我知道。”亦湄担心的。“自从那一次他去参观我们学校开放日后，他就——发了神经一样。”

我不便出声，听亦湄继续讲。

“他说——他说——你是他心目中的对象，他已找寻了二十一年，所以——他每天来你这儿，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认识了你。”

“是。当初我以为——他有烦恼，是需要人帮忙的年轻人。”我轻叹着。

但是，谁要帮助呢？老天！

“然后一大段日子他都好开心，每天回家念书，说明年一定要考上大学，”亦湄偷看我一眼。“他说——考不上大学配不上你哦！”

“亦湄——”我觉得好难堪。

“对不起，密斯蒋，我不知道该不该讲这些，可是亦哲——他需要帮助，”亦湄鼓足勇气讲。“三天前他回家，大发脾气，又吵又闹的乱抛东西，后来就离开了家。”

“他到哪里去了？”我忍不住问。

那傻孩子，他到底还要做多少傻事呢？

“我们一直在找他，今天刚找到，他——他——”

“他怎样了？”我已吓得一身冷汗。

“他在你楼上的天台坐了三天三夜，无论怎么劝他都不理会，不肯下来，妈妈急死了。”亦湄说。

“那——我能帮什么忙？”我的声音发颤。

“密斯蒋，你——能不能去劝劝他？”亦湄怯怯的。

“我——”我觉得有些东西堵塞在喉口。

“你知道，不能让爸爸知道，”亦湄为难的。“否则哥哥就惨了。”

我考虑一下，竟不能找到自己理智，心中迷惑一片。

“你先回去，我——会尽力试试。”我终于说。

我能不这么说，这么做吗？事情由我而起。

“谢谢你，密斯蒋，真的谢谢你。难怪每个同学都喜欢你，你不但漂亮，学问好，心地也好。”亦湄说。

我摇摇头。什么好都没有用，一个二十一岁的小男孩子竟令我——迷惑了，混乱了。

“你先回去，别担心，我想——我有办法劝他回家，”我吸一口气。“相信我。”

“我相信你能，”小亦湄凝望着我。“因为只有你一个人能够做这件事情。”

我很惭愧，真的。

送走了亦湄，我慢慢上天台。

看见靠墙角而坐的亦哲，黑衣黑裤白球鞋，黑眸如冷电，他也正望着我。

我的心一下子乱得不可收拾，不但乱而且痛——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疼痛。

我不能相信，他只是个二十多岁的男孩子。

“亦哲，你怎能这么做？”我走到他面前，慢慢蹲下来，面对面的望着他。

他不出声，只定定的望着我。

“你不能这样，知道吗？你全家人都在着急，”我叹口气。“我——为前晚的事道歉，好不好？”

他还是不响，他真是个固执，顽强的男孩子。

“亦湄刚来过，”我摇摇头。“你怎能告诉她说——喜欢我？我是她的老师。”

“我说真话，”他凝望我，黑眸虽冷，却非常动人，至少感动了我。“喜欢任何人都不是罪过。”

“但是——”

“你比我大八岁，是不是？这算什么理由？”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抓得又紧又大力，令我痛得几乎流眼泪。“你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

“亦哲，你不能这样——”

“为什么不能？”他不放开我。“为什么我不能喜欢一个我找寻了二十一年的人？”

“亦哲——”

“不是年龄，是你不接受我，”他眼中仿佛有泪。“你认为不适合，你没试过怎么会知道？我告诉你，我心智，思想都成熟，与年龄无关，我爱你，爱定了你。”

“亦哲——”我窘得真想转身就逃。

他不放手，还用另一只手也捉住我。

“现在的问题是——你要不要我？”他的脸晃到我面前。

我呻吟一下，闭上眼睛。

我不敢看他，不敢面对他的眼睛，我当然没有爱上他，只是——我有点迷惑。

可是我又不想把这迷惑告诉他，我心中的顾虑实在太多了。

我没想过恋爱，而且年龄——我真的在意。

“你回答，要不要我？”他用力地摇晃我。“你要我，好，明年我一定考上大学，两年之后——我们结婚，我不能再等下去，我已经等了二十一年。”

“不——不——”我拼命摇头。

我在拒绝吗？我不知道。传统的一切是影响着我，我忘不了比他大八岁，而且——我真的没想过结婚，我以为自己该是独身主义。

“你——拒绝我？”他猛然放手，我几乎摔倒在地上。“你——拒绝我？”

“不，听我说，”我力持冷静，反而用力捉住他的肩。“许多事不是口头承诺就行的，必须时间，必须找寻——适应，你不能太冲动。”

他喘息着，却慢慢平静下来。

“你必须先回家，明年考上大学，”我再吸一口气，我必须更冷静理智。“这是第一步。”

“你——要不要我？”他怔怔的凝望我。

他那对又冷又深的黑眸，充满了感情，又充满了矛盾，我不知道，我是迷惑的。

“我——没有要过其它。”我说。

这是真话，也是事实，我从来没有想得到过任何人。

“你是说——你没有拒绝我？”他的眼睛睁大了。

“我们一开始就是朋友。”我回答。

“蒋雨浓，”他一把抱住我，抱得好紧，令我透不过气。“蒋雨浓——”

我的心又乱又矛盾，何亦哲是我的对象？或者我是在骗他？我弄不清楚。

我轻轻推开他，慢慢站起来，

“现在我送你回家，不许说不，”我说：“整理好自己，明天再来见我。”

“明天我来送你去学校。”他开心的站起来。

他的喜怒哀乐全都是直接的，到底只是个二十一大孩子。

“不许，只可以下午来，早晨在家念书，考不上大学什么都别谈。”

“我听你话。”他突然在我面颊上吻一下。

(四)

亦哲又恢复每天下午等在灯柱下。

他不再提感情的事，但他每天来，在我家聊天，有时也带点书来看，更晚晚陪我晚餐。他这么已足以表示他并没有放弃感情。

不过，经过上一次，他已变得冷静多了，没有再在言语中令我难堪。

我一直保持着应有的态度，象个大姐姐，象个老师，我也教他一点功课，也教一点做人道理。我一直表现得冷静理智。

当然，内心里，我还是觉得亦哲荒谬。

以前曾有的一丝迷惑也过去了，我心中一片澄明，我不会和亦哲一样荒谬。

而且，我再一次觉得，我结婚——不论和任何人的可能都不大，我不是独身主义，但有这倾向。

我在改学生的英文作文，亦哲在阳台上看书，气氛很宁静安

详。

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

我顺手拿起电话，是男人声音，啊——当医生那个麒，是他！我听得出。

“麒？是你吧！”我微笑着。

“是！最近我太忙，我的医务所搬到中环去了，今天才算整顿好。”麒有温文的声音。“晚上有空吗？我们找个地方坐坐，聊聊。”

“晚上——”我警觉的看亦哲，他没有转头，却看得出他正在听着。“嗯——好吧！”

“那么我七点钟来接你，我们一起晚餐。”他说。

“好。”我收线。

我极力保持用简短的对话，我不想让亦哲听到。

其实以前我并不容易答应麒的邀约，但——我想，或者这是一个摆脱亦哲的好方法？

我下意识的总觉得要快解决亦哲的事，这么莫名其妙的拖下去，以后不知会弄成怎样。

亦哲——好象认定了我。

亦哲拿着书本，慢慢走进来。

“刚才谁的电话，”他努力保持自然。

“一个同事，”我随口说：“他要我参加一个同事的聚会，今天晚上。”

亦哲皱眉，好半天才说：

“我到你家来，这是第一次听到电话铃。”

“我的电话不多，因为朋友少，”我淡淡的说：“但总有几个。”

“刚才是男是女？”亦哲学个妒忌的男朋友。

“男同事。”我平静的说。

我不需要怕他，我一定要讲真话，我并不是有太多机会会有邀约，我要把握。

“他——想追你？”亦哲问得天真。

“我不知道。”我失笑。“他并没有说过。”

“你不能感觉吗？”他再问。

“我不是个敏感的人。”我忍不住说：“但平日我们很谈得来。”

“他教什么科？”亦哲追问。

“他——哎，生物，化学，”我只能这么说。医生怎能是我同事呢。“不过他念过医科。”

“念医科为什么不当医生？”他提出疑问。

“不知道。或者——他喜欢教书。”我越说越后悔，为什么不开始就说医生呢？

“他可以教医学院，为什么教中学？”他问。

“这——我也不知道，下次可以问他。”我不安的。

我不习惯说谎，一说就撞板。

亦哲没再出声，只紧紧的盯着我一阵。

“那——等会儿我早些走，你约了几点？”他问。

“七点。”我说。

“我六点钟走，还可以赶回家晚餐。”他微微一笑。

啊！他笑起来真好看，男人很少笑不露齿，他是。而且笑意一直由嘴角扩展到眼睛，他有一对会笑的眼睛呢！会笑的眼睛代表什么？情浓？

“那很好。”我透一口气。“不过很抱歉，不能留你在我这儿晚餐。”

“明天我再留下晚餐不也一样？”他说得很好。

我开心了一点。到底他还是个大孩子，他没有怀疑，是不是？

“好！你最喜欢吃什么？我明天弄给你呢？”我说。

我心情好起来，话也比平时多了。

“我没有什么最喜欢的食物，不过我喜欢辣，越辣越好，我不怕的。”他说。

“哦——惨了，”我笑起来。“我是一点辣都不能吃，一吃就喉咙、肚子一起痛。”

“那就不要辣的，”他说得斩钉截铁。“我改，我以后不再吃辣。”

“不需要，各人的嗜好不同，不必为另一人而改，”我摇摇头。“否则我不安心。”

“说改就改，不吃辣算什么？我又不会死，”他稚气的笑。